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一

宋 胡仔 撰

梅聖俞

隱居詩話云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  
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  
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孔毅夫雜記云永叔稱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牙春

峴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

石林詩話云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方得食蓋河

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  
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  
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二月  
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

東坡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甚少未有知者  
梅公獨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詩曰泉中有老人隱  
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必有魚與子

日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  
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  
祥方今天子聖母滯此泉旁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至  
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藁數十幅其遺晦夫  
詩云我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晦夫年六十六尚少余  
一歲然白髮蒼顏略相似困窮亦不相遠執手大笑曰  
聖俞所謂鳳者豈例皆窮如此乎

東軒筆錄云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

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脩媛堯佐遂驟遷  
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  
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  
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  
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五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  
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獨  
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

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奸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廷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王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

彥博去則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  
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  
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  
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  
貴暱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馳駟邦媛將夸侈中金齋十  
鎰為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  
紅經緯金縷排科鬬八七比比雙蓮華篝燈戴心出幾  
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

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恤君傍有側目暗啞橫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蜜既知弗可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閒猛士膽為栗

立貶嶺外春速欲為異物內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即  
敢救者誰褻執左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拂平明  
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  
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  
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  
竊笑等蛇鵠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馱馱毒蛇噴曉霧晝  
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  
愁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粵林多蔽天黃甘雜

丹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  
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沈汨  
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慙況茲別乘秩始  
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修為編其集時有嫌避  
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絳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  
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  
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

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為之哉

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為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

東軒筆錄云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為奎發也

後山詩話云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  
曰貂蟬何如兠螯對曰貂蟬生於兠螯外大父穎公罷  
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兠螯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  
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  
曰兠螯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  
蔡襄頃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曰  
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

妙畫蚕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  
郎孫君謨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稱聖俞聲喧釜且裂點疾盎蠶  
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無已喜聖俞詩獨誦其兩句云  
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茗溪漁隱曰臨川  
集荆公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詩即是此兩句王直方  
稱陳無已喜聖俞詩獨誦此兩句余徧閱宛陵集無此  
兩句乃直方之誤

西清詩話云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出斷岼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公春雪詩云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諸人不復措手蓋韻惡而能

用事如此可貴也茗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此雪詩即非和歐公韻乃是倡首此詩聖俞自注云聞永叔謂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修輸一盃酒歐公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禮部時唱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韻惡而能用事之語蓋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吾故辨證之

隱居詩話云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榷實而

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  
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榜牙使之不鳴  
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  
江上去無蹤杈牙鐵鎖漫橫絕榜濕不驚潭底龍斷腸  
吳姬指如筍欲剝玉樞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  
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

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答官妓妓皆欲逃  
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

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  
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  
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  
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鶻禿鶻尚欲遠飛去何況  
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二

宋 胡仔 撰

蘇子美

東軒筆錄云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沙鷗猜我不肯傍青綸之句為是也

遜齋閒覽云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歐陽文

忠題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  
四萬錢二人者致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茗溪漁隱曰子美獨步滄浪亭絕句云花枝低歌草生  
迷不可騎往步是宜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惟有春風  
知真能道幽獨閒放之趣也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小山  
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為山因  
以為池瀦水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歷間子

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為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  
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  
死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為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  
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  
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樹亦廣  
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土  
地各有所歸也

王直方詩話云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

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  
奔放豪健為志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  
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  
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為尚書郎  
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東坡云舊讀子美六和寺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  
初不喻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

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  
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  
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邪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為王逸少  
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真逸撰歐公  
集古跋云顧況道號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  
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  
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

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又三  
茆陶故居則瘞鶴銘為隱居不疑

西清詩話云薛許昌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  
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  
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  
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為園剡剛成柔始為有  
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子美窮居和長安帥葉清  
臣見寄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煙東坡嘗作

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坐驅猛虎如羣羊之句真佳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或真草與大字

石曼卿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  
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  
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最陋語蓋村學中  
體也

茗溪漁隱曰裴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  
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  
稱絕唱以余觀之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白牡丹詩  
云壁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清勝過

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  
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詠白牡丹詩有何不可彌更親  
切耳曼卿詠小桃二絕句云生色深紅綬帶長宮簾寒  
在井欄香母家昇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  
花寒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  
彊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哉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其他無大好處  
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為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

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暉者幾  
矣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  
又不能更風操雖衆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  
厭也

王直方詩話云曼卿以書名世然大字愈妙嘗讀龜山  
寺三佛名榜最為雄偉張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榜鐵  
貫金石鈕開張宮室正渾實山岳厚井水駭龍跼蟻封  
觀驥驟真能道盡其妙處

桐江詩話云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作早春詩一篇旬日方足成曰簷垂冰筋晴先滴草屈金鉤綠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西清詩話云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卒長問之曰昨夕里閭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為揮

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口占絕句詩調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虵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為優

雞肋集云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

作者多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  
斷樹交花尤為佳句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三

宋 胡仔 撰

半山老人一

漫叟詩話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  
作歲晚詩云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淥小  
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  
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為然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失於巧耳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已言山谷最愛介甫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

石林詩話云蔡天啟言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

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基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持基隱語也

遊齋閒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曾  
前白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  
李白羅隱潘閏四詩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茗溪漁隱  
曰世傳霞頭隱語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  
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夷堅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  
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  
簡秀才不肖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

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  
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  
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遜齋閒覽云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  
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  
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  
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  
斷頭悔悞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茗

溪漁隱曰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  
道我羸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  
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棊則不然如心  
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  
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聞其竒逸造其室未有  
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  
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相似何謂也敵手

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  
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  
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粘心鹿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  
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云  
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東坡云南嶽  
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  
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

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著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路暗迷人百種花基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歸田錄云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自以為不及

西清詩話云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燕介甫以知制

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末至介甫日將夕  
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顧  
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  
液池邊送玉盃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  
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亦復令  
君見異書而東坡亦嘗云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其揚雄  
說奇字陳無已又以奇字對祕方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  
荆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曰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  
白蘋洲上起蒼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  
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  
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  
荆公笑曰閻羅見闕速赴任石林詩話云王介字中甫  
衢州人博學善譏諢嘗舉制科不中與荆公遊甚款然

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為介發也

蘇子由云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

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咤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

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  
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  
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  
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  
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  
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  
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  
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詩話云送吳仲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醺醪  
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蓋賈誼初為河南吳  
公召置門下而後謫長沙其用事之精如此苕溪漁隱  
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  
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  
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  
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  
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

館閣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為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牀與客夜坐作詩云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雪打窻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山谷云嘗見荆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荆公指

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  
近所作也

冷齋夜話云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  
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  
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  
泠泠縹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  
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  
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藥中造語之工至於荆公山

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  
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  
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紅燭照新粧又曰我  
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  
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  
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  
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

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為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中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

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  
餘習未能忘之句

茗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我名公字  
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  
尚隨公或云介甫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  
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

三十四至  
四十

詳校官右中允<sub>臣</sub>薩敏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程琰

謄錄監生<sub>臣</sub>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四

宋 胡仔 撰

半山老人二

遊齋閒覽云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謝泉州連使君寄

子魚絕句曰驛騎持書自海傍開籃刺喜子魚香紅螺  
紫蛤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觴子魚味鹹止可噉水飯  
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子蒼之言誤矣

澠水燕談錄云荆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為榮一  
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  
新奇寢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  
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  
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為挽詞曰今日江

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  
神廟贈官賜諡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  
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章云人人却道  
是門生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  
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  
或流多鷓鴣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  
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

遜齋閒覽云唐人詩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鄧元孚曾見介甫親書此兩句於所持扇上或以為介甫自作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作內相時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但只發一花故荆公題此詩余每以不見全篇為恨二說未知孰是

石林詩話云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

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胷中事後為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

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

洪駒父詩話云荆公詩憲明兩不借按史游急就章云裳韋不借為牧人顏師古注云不借小屨也以麻為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而為言又出揚雄方言亦曰麻履謂之不借惟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漫叟詩話云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為之擊節稱歎坐客閣

筆不敢作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  
體杜甫畫鵲行以紆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  
有以辨之荆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  
當坐隅橫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  
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  
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吏如庸奴神閒意定  
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  
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噉如哺雛山牆野壁

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鵲行云高堂見老鵲  
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  
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  
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  
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  
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荊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  
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

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  
筆書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  
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為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  
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  
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虛窓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  
述昔日題窓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頷畧微笑而  
已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荆公

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刊木寢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州東劉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數十處茗溪漁隱曰此乃薛能詩山後經過滿徑蹤

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唐百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荆公詩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概惟  
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閒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  
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目覩閩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  
六句皆同其末云勝概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  
蘇石謂子美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  
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

茗溪漁隱曰直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是荆公作餘人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宰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酒一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閒來

冷齋夜話云荆公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可怪耳唐人詩有曰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

者置早意於殘晚中又曰驚蟬移別樹關雀墮閒庭者  
置靜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君不見成都畫手  
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  
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遜齋閒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  
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  
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  
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

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  
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

西清詩話云荆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  
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  
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  
盞疎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王元之詩  
也金陵獨酌西江雪浪來天際寄劉原甫翰林放逐蓬  
萊殿皆王君玉詩也臨津艷艷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

固不知朱戶鎖嬋娟皆王平甫詩也茗溪漁隱曰遯齋  
閒覽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之句為荆  
公題金山寺詩尤為中的王直方詩話以臨津艷艷花  
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  
衣郎之句仍載永叔戲介甫曰謹厚者亦復為之邪以  
二說考之則西清詩話以為元之平甫詩恐誤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詩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松我東岡王元之詩云

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今誤作睡起茶多  
酒盞疎

西清詩話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荊公詩黃昏風雨暝園  
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  
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吟荊公聞之曰  
是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  
高齋詩話云荊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說  
與詩人子細看蓋為菊無落英故也荊公云蘇子瞻讀

楚詞不熟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  
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為非則  
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漫遶東  
籬嗅落英又何也茗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  
詩人子細吟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  
前後集徧尋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  
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

宋 胡仔 撰

半山老人三

漫叟詩話云荆公詩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  
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蒼官事見唐刺  
史樊宗師所作絳守居園亭記中云蒼官青士權列與  
槐朋友橫陳事見宋玉風賦云橫自陳兮君之前若櫟

嚴經所謂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乃房融筆用其語也

冷齋夜話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舟渚得橫陳山谷  
謂余曰自獻橫陳見相如賦荆公不應耳予以楞嚴  
經語對之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  
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茗溪漁隱曰荆公小  
詩如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  
西染雲為柳葉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  
日陰陰轉床風細細吹倏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

清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為誰紅愛此江  
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日淨山如  
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  
可使人一唱而三歎也

西清詩話云熙寧初張揆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荆公公  
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農師  
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實而請  
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

感恩慚愧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返易中裳蓋謹之如此茗溪漁隱曰荆公春日絕句云春風過柳綠如綵晴日蒸紅出小桃余嘗疑蒸紅必有所據後讀退之桃源圖詩云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蓋出此也

石林詩話云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解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偏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

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  
裕陵幸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張侍郎文  
裕以詩慶宰執元叅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雙鳳闕紫  
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  
門崇寧以後宰相皆賜第例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  
多虛位或為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矣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  
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

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  
谷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  
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曾子固  
曰千花百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曰萬事到  
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李翰林曰鳥飛不  
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山谷  
達觀臺詩曰瘦藤挂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  
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

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意精  
確荆公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  
埃不知烏石江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臨風杪  
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詩兒  
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  
也學者不可不知苕溪漁隱曰飛鳥不盡暮天碧之句  
乃郭功甫金山行冷齋以為李翰林詩何也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

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間即俱味禪說公歎息謂人曰  
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  
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公亟取讀之至峰多巧  
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東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  
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  
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  
道也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荆公時公  
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為手寫一通以為贈復自誦詩  
俾坡書以贈已仍約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  
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  
已覺十年遲

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是韓白  
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

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  
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  
野狐精也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  
知翠碧黃鸝為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對文鸛  
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  
小杜以錦字對琴心荆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夷季以鏡  
約對琴心比荆公為最精切近時洪駒父以青奴對黃

妳出念樓子青奴山谷所名也予讀國史補得銀鹿後  
以對子建集中金瓠濕螢出李長吉集乾鵲出西京雜  
記予以濕螢對乾鵲又王存以河魚對海鳥人以為工  
西清詩話云荆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公挽詞云  
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  
事時熙寧中華山北水成木稼已而魏公薨如追傷陸  
子履詩云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輅  
及退之詩事初日者王生相子履云學士無背不壽仕

宦齟齬已而子履蚤世如日者之言子履既死家人悉夢云帝命同宋次道修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可盡焚之未幾朝廷果修官制焉

雪浪齋日記云陸龜蒙以二酉對六丁荆公以三甲對六丁發機自陸子也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為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東坡所閱者時有改定未有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覺魏

公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也或將以為用也然子瞻不見有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荆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雨水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耳

唐子西語錄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為詩是也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

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樂府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  
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遜齋閒覽云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  
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糝點  
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  
為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遜齋閒覽云荆公集句詩雖累數十韻皆傾刻而就詞  
意相屬如出諸已他人極力效之終不及也如老人行

云翻手為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前句老杜貧交  
行後句老杜莫相疑行合兩句為一聯而對偶親切如  
此又送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此  
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詩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  
往城南忘南北荆公兩用皆以忘南北為望城北始疑  
杜詩誤其後數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兩  
字以合已一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詩未嘗改古人

字觀者更宜詳考茗溪漁隱曰余聞洪慶善云老杜欲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詞云中心替亂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也

呂氏蒙童訓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

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卧葬功名骨終身  
不得好對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始為集句多者至數十韻往往對  
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  
可以為貴也其後多有效之者孔毅甫嘗集句贈東坡  
東坡戲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  
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  
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冷齋夜話云集句詩其法貴速巧如前輩曰晴湖勝鏡  
碧衰柳似金黃人以為巧然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  
不足道也山谷以集句名曰百家衣百家衣今小兒文  
褌也

西清詩話云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  
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詩云一  
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  
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

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  
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  
場至元豐間王荆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

後山詩話云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  
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  
妓而於公諱之常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  
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卧  
老僧房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杭之舉子

老中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  
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  
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俚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  
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  
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詩句為集句詩世  
皆言此體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  
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其間如一第知何日無端意不

移欲為青桂主誰與白雲期  
傍架齊書帙翻瓢作酒卮  
文明終有託休把運行推  
又白沙溪繞白雲堆  
但有何人把酒杯  
專慕聖賢知  
志氣可憐談笑出塵埃  
碧山終日思無盡  
清世難羣好自猜  
風滿老松門  
晝掩可憐高  
尚仰天才之類亦自精密  
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詩  
無復佳語耳不知公嘗見與否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

宋 胡仔 撰

半山老人四

三山老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閒適荆公之句為工

石林詩話云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

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  
比處如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  
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  
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鑿括權衡者其  
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  
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  
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  
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  
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  
滑免老農憂麥隴乾效此格也余亦嘗云鸚鵡杯且酌  
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

唐子西語錄云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  
大天入五湖低

茗溪漁隱曰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  
照牕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

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牕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

遜齋閒覽云荆公百家詩選序云予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詩請予擇其善者廢目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今世

所傳百家詩選印本已不載此序矣然唐之詩人有如  
宋之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益韋應物韓翃王維杜  
牧孟郊之流皆無一篇入選者或謂公但據當時所見  
之集詮擇蓋有未盡見者故不得而徧錄其實不然公  
選此詩自有微旨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公後復以杜  
歐韓李別有千家詩選則其意可見

西清詩話云百家詩選余讀之見其取張祐惠山寺詩  
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山寺詩樓臺聳碧

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  
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窓月鐘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  
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  
影焚却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耳

石林詩話云王荊公從宋次道借本編百家詩選中間  
有瞑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荊公復定為赴字  
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誰不能之次道以為然茗溪漁  
隱曰余觀鍾山語錄云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

下起字即小兒言語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說何從得之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者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荅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

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感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耳茗溪漁隱曰荊公詩云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則絲黃雲則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為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蟲也

蔡寬夫詩話云鴈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鴈奴鴈每羣宿鴈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以驚蓋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鴈必先以計殺鴈奴然

後羣鴈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王荊公亦有詩曰人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石林詩話云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慙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

家林類巖巖嶽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踈  
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冀無累論自  
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德  
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  
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不  
失為佳製也

禁禽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遊處  
者牛羊鷗鳥耳而荆公造而為語曰眠分黃犢草坐占

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凡貧賤則語言不為人  
所敬信歲寒則無如松竹魯直造而為語曰語言少味  
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其語便韻

類苑云荆公題王昂霄水亭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  
春鋤影外天事實人多不知搏黍蓋黃鸝也黍方熟時  
鳴于桑間或謂之黃鸝見詩疏春鋤鷺也爾雅曰鷺春鋤  
亦取其鷺之行步云皮日休詩云數點春鋤烟雨微蓋  
言此耳

茗溪漁隱曰荆公詩客舍黃梁今始熟烏殘红柿昔曾分事見傳燈錄瀉山與仰山遊行次烏銜一红柿落前祐將與仰山仰山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什麼處得來寂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寂

後山詩話云荆公詩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西清詩話云王師弔伐江左城將破或夢北角女子行  
空中以巨篋篋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  
當死于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當墮于地云此徐舍  
人也既寤聞徐錯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  
微之哲登高齋詩押篋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  
夜圍夢墮空中篋此事奇譎而盤屈就強韻可謂工矣  
倦夜雜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於秋日作宮詞  
點絳唇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

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  
幕井梧蕭索正遶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鴈空零落情無  
託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隱居詩話云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平甫題壁有宮殿  
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  
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荅予秋日詩曰  
忽吟佳句詩消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諭  
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葵以九月平甫為挽

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詞甚多無  
出此句

王直方詩話云平甫直宿館中夢一人與之同至海中  
有樓臺榜曰靈芝宮其間笙簫聲妓甚衆其人欲與俱  
往俄聞有告之者曰未當來今非其時也平甫驚覺禁  
中鳴鐘矣乃自作詩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  
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數年果卒曾  
子固為傳其事甚詳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甫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但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為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是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荆公即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間誦曰茫茫黃出塞渺渺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閣筆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漁隱叢話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

宋 胡仔 撰

王逢原

王直方詩話云王逢原見知於王荊公一時附麗之徒日滿其門進譽獻諛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乃大署其門曰紛紛問巷士看我復何為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當有知恥者而請謁不衰

桐江詩話云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讀老杜詩鐫剗物  
象二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瓜洲渡云風力引雲行玉  
馬水光連日動金蛇謝滿子權寄詩云九原黃土英靈  
活萬古青天霹靂飛

蔡天啟

王直方詩話云夏畸道言蔡天啟初見荆公荆公坐間  
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啟誦之終篇遂  
為荆公所知

茗溪漁隱曰東坡集中有申王畫馬圖詩即天啟作氣  
格有類東坡世因誤收入其後姑蘇屠世英家刊東坡  
前後集遂刪去今錄之云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  
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蕭洒兩坊歧薛  
寧與申憑陵內厰多清新肉驄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  
真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  
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入鴈飛兔走驚絃開翠華鞍轡  
從天回五家錦繡徧山谷百里爲珥遺塵埃青驪蜀棧

西超忽高準濃娥散荆棘苜蓿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  
春蕭瑟

雪浪齋日記云天啟詩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斜柳間  
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蓬帆影  
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

石林詩話云王荊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嚙不可近一  
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啟時在坐曰世安有  
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駿一躍而上不

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之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有身著青衫騎惡馬日  
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  
大夫自是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初章申公  
當國首欲進天啟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  
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  
荆公遺意也

俞清老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善作詩人未知之荆公  
愛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  
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修潔可喜俱從山谷游  
山谷所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雞林  
每入貢輒市模本數百以歸亦秀老詞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食宮使祿居蔣山時時往來白下門  
西庵草堂法雲止以一點挾蹇驢門人乘間諷筍興宜  
老者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未嘗以人代畜一日與俞

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驢入法雲謁寶覺  
禪師有頃秀老至公睡起遣秀老下堦曰為士子乃敢  
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公徐曰罰松聲詩一  
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余為補曰萬壑  
搖蒼煙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凍耳

詩選云秀老高士非可下堦詰責者荆公嘗云暮年要  
得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仍況其詩如紅葉碧水元  
柳陶謝之流且與書云當營理報寧庵舍以竹游惴榮

從何時如約一至乎則欽重之意槩可見矣大抵惠洪多談冷齋夜話中數事皆妄

山谷云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同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脫縫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亦廢入俗詼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為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

自雨月寒遙夜聞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起  
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  
詩以為妙也

石林詩話云俞紫芝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  
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王荊公居中山秀老數相往  
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  
渠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  
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為

荆公所賞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  
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緊  
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  
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  
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  
公云吾欲為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欣然為置祠  
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  
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為之

大笑黃魯直贈澹詩其一有云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茗溪漁隱曰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曾為僧可知而此以為祠部送酒家償舊債石林之言非也

袁世弼

隱居詩話云王旂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有繪一金紫大夫上題詩一絕云陣前金墀生無愧鼓下蠻奴死

合羞三尺吳縑暗塵土凜然蒼鵲欲橫秋旒不能辨卷  
畫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瞻像袁世弼詩也  
袁汝洲人慶厯初登進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壽不滿四  
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蚤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  
袁未為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璵實音蟻袁誤呼也

王直方詩話云世弼能為詩慕韋應物而適麗奇壯過  
之王介甫嘗手書世弼贈郭功父詩云方山憶共泛金  
船屈指于今五六年風送梨花吹醉面月和溪水上歸

羈浮生聚散應難料末路窮通盡偶然欲問故人牢落  
事鹿裘深入白雲眠世弼自號遜翁臨死一篇尤佳青  
靄千峰暝悲風萬古呼其誰掛寶劒應有真生芻皎月  
東方隕長松半壑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臺無

潘子真詩話云渺渺洞庭野蕭蕭黃鶴樓水通雲夢浦  
人渡沔陽舟廣澤侵吳壤孤城接郢丘山分三楚斷溪  
入九江流寂寞休兵月紛紜戰國秋吳生來赤壁魏武  
失荊州六代憑形勢羣雄死寇讎淒涼帝子宅浩蕩禰

衡洲萬里浮雲暮千年故國愁武昌宮不見麋鹿自羣  
游蜀人張俞所賦也客有自荆湘傳此詩時世弼尚未  
冠見之笑曰此筆力不難到因過金陵遂作謁吳大帝  
廟詩云人苦曹瞞虐天悲漢祿終山河分鼎峙氣象發  
江東一旦墟京洛彌年秦幼冲炎精竟灰燼紫蓋出艤  
艫長策資公瑾雄才得呂蒙招延師友議繼述父兄忠  
舊府峨雙闕驚濤涌半空風雲龍虎勢日月帝王宮地  
力因時險神謀與意通屈伸思所濟逆順審於衷駿足

嗤交貨靈牙耀即戎司盟界函谷獨斷保蠶叢定霸葵  
丘劣推心建武同長沙兆生識典午賴餘風戰守遺蹤  
在登臨四望中陵遷成萬古世異想羣雄歌舞居民祀  
干戈逐虜功征帆來浦外久客愴途窮精銳銷孤劒飄  
零若斷蓬裴回堂廡下暮葉亂江楓其詞不減於張而  
敘事曲折過之荆公居金陵為功甫手寫所賦詩一軸  
有從來多病王僧祐自小能文謝惠連各厭塵勞思物  
外莫辭攜手訪林泉又曰雪後姑溪水更深冥冥寒雨

作連陰旅懷未可頓消遣思與洛生溪上吟此兩篇世  
弼贈功甫詩也世弼年十七題百丈山詩云瓊田收  
粳稔玉溜注琅玕讀書最苦因爾癰瘡沒時纔三十四  
歲自作墓銘敘其平生有詩文十卷號遜翁集

郭功甫

王直方詩話云郭祥正字功父自梅聖俞贈詩有採石  
月下聞謫仙以為李白後身緣此有名功父有金山行  
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為荆公所賞東

坡守錢塘功父過之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十分也

茗溪漁隱曰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全篇今錄于左方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纏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

閣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  
霍掣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  
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  
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  
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  
興隨征鴻

遜齋閒覽云功甫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  
景只有黃鸝三兩聲荆公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

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鐘并圖遺之

潘子真詩話云袁世弼南昌人宦遊當塗時功甫尚未冠也世弼愛其才薦於梅聖俞自爾有聲功甫嘗謂吾大父清逸云教載汲引袁二丈力也蒿埋三尺不敢忘其賜功甫既壯頗恃其才力下筆曾不經意論者或惜其造語無刻勵之功清逸云如功甫豈易得但置作者中便覺有優劣耳正如晉楚之輕剽不當威文之節制也清逸嘗有詩戲之云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

有君盡怪我戎從幼異人疑太白是前生雲間鸞鳳人  
問現天上麒麟地上行詩律暮年誰可敵筆頭談笑掃  
千兵

茗溪漁隱曰聖俞採石月贈功甫云採石月下訪謫仙  
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  
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魚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  
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貫死義難忘  
今觀郭喬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

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事尤為親切若非姓郭亦難用矣

### 張子野

遜齋閒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開尚書邪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古今詩話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  
士大夫多稱之張初謁見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  
弄影恨相見之晚也二說未知孰是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  
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秋韃影並贈炙  
人口世謂張三影

後山詩話云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  
影簾壓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介甫

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  
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  
誦之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  
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  
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  
人墮風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茗溪漁隱曰細味  
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詩話所載三影爲勝

東坡云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餘波耳湖州西溪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與予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若此之類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石林詩話云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猶蓄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

用張氏故事戲之

賀方回

王直方詩話云賀鑄字方回嘗作一絕題於定林寺云  
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遙疑挂樹猿  
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  
荆公見之大相稱賞緣此知名方回  
嘗作望夫石詩云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  
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陰髮彩  
初月輝娥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羅帶  
宛然姑射人矯首塵冥外陳跡遂無窮佳

期從莫再脫如魯秋氏妄結桑下愛玉質委淵沙悠悠  
復安在交游間無不愛之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之詩人共用一律惟  
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  
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  
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

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  
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  
只說閨中事舐犢那知母子情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  
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  
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  
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  
守此勿失

漫叟詩話云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  
勿言體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可嚙不可漱言靜則云  
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本明從何得此

潘子真詩話云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為絕唱蓋  
用寇承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  
如霧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